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十二

詳校官鴻臚寺少卿臣梁景陽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麟

謄錄監生臣劉清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十一

元 俞皋 撰

定公

名宋襄公庶子昭公弟也母未詳在位十五年子將立是為哀公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壬辰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事在三月故書王三月諸侯無正之說非也宋大夫仲幾不受命而晉人擅執之於京師二者皆罪也 左氏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

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　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不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胡氏

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於是曠年無君春秋欲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主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於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案左氏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貶辭也以王事討有罪何貶乎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地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有四子季氏皆不立直侯喪至而立其弟其專政可知矣朱子曰魯自文

公薨公子遂殺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五世矣　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内也　穀梁傳戊

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　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葬期猶不得返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

進退為意如所制不得専也以周書顧命攷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冡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齊侯吕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崇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壊隤先入猶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宗嗣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享國而主其祭宜戚宜懼一失幾會或萌窺伺之心至於生變則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法乃見諸行事為永鑒耳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

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誌非常也 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煬宮魯君煬公之廟也舊已祧毀而復立之誌非禮也 公羊傳說是 左氏傳昭公出敓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 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

不宜立也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大豆也周十月今之八月建酉之月也不當隕霜而隕霜殺菽誌災異也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　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　胡氏傳穀梁子曰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不中之應

癸巳

二年春王正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魯公宮門名兩觀左右二闕也火焚曰災　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

秋楚人伐吳

楚人

將卑師少也　左氏傳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更舊變制例書新作　穀梁傳有加其度之說是也　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修大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　穀梁傳言新有舊也作為也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　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庫門而皋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予家駒以設兩觀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正之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之脅其主矣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甲午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故晉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莊公名穿子益姑立是為隱公 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 夏四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秋葬邾莊公 不書月闕文也緩葬失禮也 左氏傳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仲孫氏何忌名魯三命大夫拔地未詳邾子初立而請盟魯為主故書及 左氏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

乙未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名吳子抑立是為懷公 三月

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劉子王朝公卿也陳子立未踰年之君也程子曰楚恃彊侵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白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　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祗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于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

祝社稷之常隷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境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　胡氏傳案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楚者楚為無道憑陵諸夏為一裘一馬拘唐蔡二君三年而後遣蔡侯既歸請師於晉晉人請命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元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恭行天討庶幾乎王者之師齊桓晉文之功稿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無功而還書曰侵楚陋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蔡公孫名姓三命大夫將尊師衆以覆其宗社而沈子不能死社稷皆罪也而又殺之罪莫大焉　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　胡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

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視楚猶沈視蔡也昭公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名陵未有大罪惡也而恃彊殺之甚矣能無公孫翩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不書日缺文也皐鼬鄭地成皐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求盟焉則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

左氏傳及皐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凡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

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穀梁傳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 胡氏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求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必序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陋皋鼬之盟序與不序非義所繫則以凡舉可也

杞伯成卒于會 悼公名成子乞立是為隱公

六月葬陳惠公 惠公未葬而懷公出會失禮可知

許遷于容城 容城許地今許州臨潁縣畏楚迫鄭故遷

秋七月公至自會 會盟兩地故不書地而以會至也

劉卷卒 會召陵之劉子也名卷脫子字後書葬劉文公可知也

公羊傳劉卷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 穀梁傳此不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内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為諸侯主也 葬杞悼公 葬速簡失禮也 楚人圍蔡 將畀師少例書人蔡滅沈而沈乃楚與國故楚人為沈報復而圍蔡也 左氏傳秋楚為沈故圍蔡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晉主兵報平中之役也 葬劉文公 劉子卷也同盟故會葬 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録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 蔡侯吳子君親將也書以吳子蔡主兵也楚人將畀師少也敗書師師敗而將不傷也書囊瓦出奔可見矣 左氏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

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

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吴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　公羊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吴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為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為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為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為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吴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

之道也　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為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為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為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為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為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為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為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　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伐楚解蔡圍也荆楚暴横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興師而圍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晉主夏盟中國所仰若

嘉穀之望而也有請于晉如彼其難吳國天下莫彊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大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蔡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深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言救乎救大矣闔廬子胥宰嚭皆懷謀楚之心蔡人往請會逢其適非有救災恤隣從簡書憂中國之實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為善故因其從蔡特進而書爵囊瓦貪以敗國又不能死可賤甚矣故記其出奔特貶而稱人春秋之情見矣

庚辰吳入郢

將尊師少例書國非貶也柏舉之戰書爵君親將也入郢書國分兵以入將雖尊而師少也郢楚別都之邑故不曰楚而書邑名在今江陵路安陸府　左氏傳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芈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謂其

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芈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汝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今未改若難

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鑪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公羊傳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　穀梁傳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

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以謂之吳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　胡氏傳及楚人戰則稱爵入郢則舉其號何也君舍于其君之室大夫舍于大夫之室亂極矣聖人誰毀誰譽救災恤隣則進而書爵非有心於與之順天命也乘約肆淫則黜而舉號非有心於貶之春天討也伐國者固將拯民於水火之中而鳩集之耳殺其父兄係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而亂男女之配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則善小而惡大功不足以掩之矣聖人心無毀譽如鑑之無姸醜也因事物善惡而施褒貶焉不期公而自公爾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罰

之權得春秋之法矣

丙申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紀災也夏歸粟于蔡

左氏傳以周亟矜無資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公羊傳孰歸之諸侯歸之曷爲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 穀梁傳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孰歸之諸侯也不言歸之者專辭也義通也

於越入吴於越乃越之别號也與稱邾婁之意同曰於發語辭者非也 左氏傳吴在楚也 公羊傳於越者何越者何於越者未能以其名通也越者能以其名通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季平子也 左氏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貨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 胡氏傳内大夫有罪見討則不書卒公子翬是也仲遂殺惡及視罪與翬同而書

卒者以事之變卒之也意如何以書卒見定公不討逐君之賊以為大夫全始終之禮也定雖受國於季氏苟有叔孫婼之見不賞私勞致辟意如以明君臣之義則三綱可正公室彊矣今苟於利而忘其讎三綱滅公室益侵陪臣執命宜矣故意如書卒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昭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傳報觀虎之敗也

丁酉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將尊師衆以覆人宗社鄭之罪也許男不能死社稷亦罪也 左氏傳因楚敗也

二月公侵鄭

公至自侵鄭 鄭滅許而不能白其罪以加天討今乃為晉報復而侵之罪可知也 左氏傳取匡

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衞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衞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茍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茍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氏斯名魯三命大夫　左氏傳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貨彊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貨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貨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

傳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忘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　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祁犂聘于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范趙方惡其宰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是賈禍也范獻子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執非無名何以非伯討也使范趙方睦皆有獻焉則弗執之矣執異國行人出於列卿私意威福之柄移矣三卿分晉而靖公廢為家人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冬城中城　中城魯邑完之以備

齊也　穀梁傳城中城者三家張也或曰非外民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仲孫忌脫何字公羊之說非也鄆魯邑叛屬齊故圍之　公羊傳此仲孫何忌也曷為謂之仲孫忌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戊戌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陳氏曰書齊鄭盟于鹹以誌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北宮氏結名衛三命大夫沙晉地今大名路元城縣有沙亭　左氏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公羊傳齊侯衛侯盟于沙澤　大雩　誌非常也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定公

即位之後絶不與齊交聘而又與之爭鄆故來伐左氏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

九月大雩 既雩而又雩失禮之甚也

冬十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不敗

己亥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報伐西鄙也左氏傳門于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正月侵齊今又侵之是以夏齊再伐左氏傳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

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苫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馬名之曰陽州　穀梁傳公如往時致月危致也往月致時危往也往月致月惡之也　曹伯露卒　靖公名露子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公兩侵之也　左氏傳夏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晉師來救而齊師已退公會之于瓦故不曰救瓦衛地今滑州白馬縣有瓦亭　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　胡氏傳桼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法雖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至用大衆則君與大夫皆以師為重而不敢輕也故棐林之會不言趙盾而言晉師瓦之會言晉師而不書士鞅於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為爾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

柳卒懷公名柳子起立是為閔公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七年鄭衛盟于沙相結以叛晉也今討之而不能明白其罪是以不能繼伯也　左氏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葬曹靖公上書七月此不書可知九月葬陳懷公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左氏傳晉故也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再結叛晉也曲濮衛地從祀先公先公昭公也季氏專政逐之而卒于外至於葬墓道之南故亦不以從祀今始得從祀也或曰從順也順祀先公升閔公於僖公之上也此蓋本左氏公羊之說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

巳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貨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　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穀梁傳貴復正也　胡氏傳蜀人馮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逆君而制其死生之命

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薨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至孔子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託於正以售其不正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故不書禘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亦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為季氏家臣作亂而竊寶玉大弓以逃也作亂者例書盜杜氏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左氏傳陽氏敗陽虎說甲於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公羊傳盜者

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鋟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於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御之於其乘焉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為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弑不成却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或曰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　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庚子九年春王正月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獻公名蠆子勝立是為聲公

得寶玉大弓左氏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　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或曰陽虎以解衆也　胡氏傳穀梁子曰寶玉封圭大弓武王之戎弓周公受賜藏之魯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為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三月

菲迷簡失禮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衛叛晉從齊故與齊侯同次五氏晉地　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

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　冬葬秦哀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辛丑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釋怨也魯自定公初年不與齊交聘七年齊來伐八年公兩侵齊而齊又報伐怨惡甚矣今始和也故夏講會禮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及齊平故為此會夾谷齊地在今淮安路海寧州懷仁縣

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

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歴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

胡氏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

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與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耳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彊衆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三田皆汶陽之田也龜陰龜山之陰今東昌路博平縣有龜山服義而歸故書來歸以嘉之也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之故書來歸　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　胡氏傳齊人

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嘗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曰歸者魯請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卻齊俘拒兵車之命而罷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避也於我皆真而無所妄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郈魯地叔孫氏封邑今東平路須城縣有郈鄉

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

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劒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劒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吴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

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羣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胡氏傳郈叔孫氏邑也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彊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彊其逆彌甚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隷之擬其後也凡此類皆據事直書深切著明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名地因向魋而出奔

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杜氏曰安甫地闕趙先生曰公羊作安革蓋葦也文誤耳在令東平路平陰縣

叔孫州仇如齊左氏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辰仲佗皆宋公之弟未命氏者故止書弟　左氏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

石彄出奔陳胡氏傳桒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桓魋地怒扶魋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境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弟云者罪宋公以嬖魋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壬寅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也叛直叛也

夏四月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氏傳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胡氏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

稱及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貪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别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侵鄭今始與平也前定之盟故書涖 左氏傳始叛晉也

癸卯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名定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不書月缺文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家臣强據邑以叛故毀之 左氏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 穀梁傳叔孫州仇帥師帥師墮郈墮猶取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曹討其納樂大心公孟氏彄名三命大夫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强

於郈故二卿帥師以墮　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　公羊傳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胡氏傳案左氏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謹也郈費成者三家之邑政在大夫三卿越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既微陪臣擅命憑恃其城數有叛者三家亦不能制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三都是謂以

禮為國可以為之兆也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地方五百里凡侵小而得者必有興滅國繼絕世之義諸侯大夫各謹於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亦不以所惡於下者事其上上下交相順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

秋大雩 誌非常也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諸侯皆叛晉從齊魯亦結之以為援也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朱子曰孔子相魯欲墮三都至成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不久夫子亦去魯矣　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　胡氏傳棄左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言諸孟孫曰墮成

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強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為季氏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案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然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于塗及齊人餽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須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雜言亂政如少正卯等必肆然沮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為比亦不能為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朞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甲辰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謀伐晉也垂葭魯地一名郥氏今濟寧路鉅野縣有郥亭　左氏傳實郥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

衛侯乘輿之宴而駕乘廣載甲馬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至

夏築蛇淵囿 創為之也蛇淵魯地

大蒐于比蒲 誌非常也

衛公孟彄師師伐曹 再伐不已失道可知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大原之別名也　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

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　胡氏傳按左氏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皆不可趙孟怒逐殺午圍邯鄲午荀寅之甥荀寅士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逐伐趙氏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趙鞅之入拒范中行也而直書曰叛何也人臣專土與君為市則是篡弒之階堅冰之戒豈無以有已之義乎後世大臣有困於讒閒遷延居外不敢釋兵卒以憂死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爾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朝歌衛國都之地汲縣西有故城衛遷曹邑朝歌後屬晉　左氏傳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為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為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

以范臯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

胡氏傳案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范吉射相惡將逐荀范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逐奉公以伐二子二子敗奔朝歌晉主夏盟威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示威平丘而齊叛辭請名陵而蔡叛盟于沙鹹而鄭叛次于五氏而衛叛涖于鄭會于夾谷歃于黃而魯叛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故奔于晉陽而趙鞅叛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叛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

或略而不序或貶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内叛直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晉卿始禍緣衛貢也欒祈見執獻楊楯也蔡侯從吳荀寅貨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為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法在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據邑以叛而不加討今書歸見其自專無君之甚也　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地正國奈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　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　胡氏傳案左氏荀范奔朝歌韓

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然則書歸者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去國出奔則無有難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終叛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縱失有罪無政刑耳叛逆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載書既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讐亂臣又亢不衷徇韓魏之請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則其說誤矣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擅興無罪以兵諫者眞愛其君也使後世賊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欲脅君取國者則此說啓之也大失春秋之意矣

薛弒其君比

稱國者聞而知之之辭

胡氏傳稱國以弒者當國大臣之罪也孫復以為舉國之衆皆可誅非矣三晉有國半天下若皆可誅刀鋸不亦濫乎潁川常秩曰孫復之於春秋動輒有罪蓋商鞅之法耳棄灰於道者有

誅步過六尺者有罰其不即人心遠矣王回以是尚秩此善議復者

乙巳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氏戍名衛趙陽公羊作晉趙陽　左氏傳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陳公孫名佗人牂頓子名也　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傳公叔戍之故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檇李吳地在今嘉興路嘉興縣也　故　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之南使罪人屬劒自剄以惑之而吳兵亂此奇詐取勝也故雖列陣而書敗吳子光還卒于陘故不曰卒于師子夫差立

劒於頸而辭曰二軍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勾踐禦之患其整也使罪人三行屬劒於頸吳師屬目因伐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至是敗吳于檇李會黃池之歲越又入吳悉書于史以其告也哀之元年吳子敗越棲勾踐於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史策不書疑仲尼削之也吳子光卒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讎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 謀救范氏中行氏也牽衛地在今大名路濬州 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

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左氏傳范氏故也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氏尚名王朝上士脤杜氏曰祭社之肉嘗助祭而天王使歸脤皆失禮也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燔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

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子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 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是輕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恣行矣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繫於與蒯聵之世其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正家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毀滅天理之所由著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辰嘗據蕭以叛今棄之而來奔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魯之大蒐邾子來會二者皆失禮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霄皆魯邑此年無冬闕文也

丙午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

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郊牛為鼷鼠所食而死遂改卜牛乃常事爾何以書乎蓋責其不慎於豢養也　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　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氏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　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為是楚滅之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秉楚之約盡俘其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滅而後人滅之非滅之者獨有罪也國君造命不可

委命者既以為有命而又貪生忍辱不死于社稷則是不知命矣書以歸罪豹之不能死位而與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公羊傳曷為以夏五月郊三卜之運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高寢別宮名非路寢也薨于高寢非正也　左氏傳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鄭伐宋齊衛欲救而未果故止書次也　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　諸侯之喪大夫供弔禮之常也今邾子自來奔喪失禮也　公羊傳邾婁子來奔喪其言來奔喪何奔喪非禮也　穀梁傳喪急故以奔言之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魯自成風始嫡庶並稱夫人矣今定姒不稱者蓋孔子為政革其弊也　左氏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

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穀梁傳弋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紀災也九月滕子來會葬紀其失禮與邾子同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　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為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急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姒以不稱小君蓋妾也　左氏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　公羊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曾子問並有喪則如之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漆魯受邾庶其之邑也　左氏傳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十二

元 俞皐 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在位二十八年十四年春秋終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丁未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猶受國於先君也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隨姬姓侯爵國在今峽州路隨州楚主兵報柏舉之戰也陳隨許皆服屬于楚之國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復之也 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 胡氏傳案左氏曰報柏舉也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

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逮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定公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至於牛死然後改卜牛此則牛未死即改卜凡此此皆據事直書紀其失禮也　穀梁傳此設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

纂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

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彊也全曰牲傷曰牛巳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亮陰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

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為後世戒其亟訓之義大矣

秋齊侯衛侯伐晉

晉自文公而下世主夏盟及征伐之權除楚外他國未嘗合兵伐之也今而受伐則不能伯可知矣陳氏曰春秋之季諸侯無伯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左氏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魯至矣今公即位未踰年而伐之大失道也

戊申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漷東田漷水之東田沂西田沂水之西田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已取漷水之西田矣自漷水者以漷水為界也今取漷東又甚矣三卿帥師伐而取田邾畏服請盟季孫主將不親往而二卿往句繹與邾子盟耳穀梁各盟其得之說無據事不可攷胡氏亦附會之說也句繹小邾地　左氏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　穀梁傳漷東未盡也沂西未盡也三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　胡氏傳曷為列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之薨邾子來奔喪事魯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也邾在邦

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侯相繼伐之既取其田而又彊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為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莫彊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意如叔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囚桓子孟孫氏救桓子而陽虎奔今得邾田蓋季氏以歸二家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名元

滕子來朝 世相朝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稱世子與鄭世子忽之義同蒯聵為靈公所逐而出於靈公卒而立蒯聵之子輒晉納之正也而納于戚則非矣 左氏傳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貨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偽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言

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　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胡氏傳世子不言納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順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為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志於殺莫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慈於子欲其子之富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

趙鞅帥師之下而鞅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

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晉興師故書及鄭戰鐵衛地在戚之南　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隷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為右登

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為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絶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為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

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絶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絶

冬十月葬衛靈公 軏拒父故緩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四畏迫吳楚故遷蔡公子名駟三命大夫 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胡氏傳州來吳所滅也蔡雖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如此則實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至於丁寧反復播告之修而後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誑吳及其事急又委罪於執政其誰之咎也故經以自遷為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

大臣擅殺之也放公孫獵則書大夫而稱人言國亂無政衆人擅放之也駟與獵其以請還于吳為非者乎而委之罪以說誰敢有復盡忠而與謀其國者哉

己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石氏曼姑名三命大夫齊主兵助輒拒父此罪惡之大者也公羊以齊為伯討以輒為尊祖甚非矣朱子曰衛輒子也蒯聵父也今也子以兵拒父為賊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為國何以臨民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孫氏曰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甚乎此 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 公羊傳齊國夏曷為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為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為固可以拒之也輒者曷為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為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為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　穀梁傳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

胡氏傳案左氏靈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秪辱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蒯聵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可立則蒯聵為未絕未絕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為首罪齊人與衛之為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為首以誅殤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為首以誅國夏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廟制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云受之王父辭父命哉故

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為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為求仁而得仁者也然則為輒者奈何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為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焉得為君以為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聵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禄而去之可也烏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為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紀災異也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月甲午則五月不應有辛卯此必有誤未詳何者誤也孫氏曰桓公哀公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七世祖也諸侯之廟十世猶存蓋非禮也

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

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忘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為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敵也何以書　紀災也　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　胡氏傳桓僖親盡矣其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為悅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矣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勸也則如之何曰孝子慈孫事其祖考仁也或七廟或五廟自是以衰

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選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城之以備晉也啓陽魯地即開陽也今益都路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縣城宋樂髠帥師伐曹樂氏髠名宋三命大夫宋將滅曹自此伐始六年再伐七年圍之八年滅之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桓子也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蔡公孫名獵三命大夫冬十月癸卯秦伯卒不書名缺文也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二年伐邾取田而與之盟今又圍之背盟棄信矣

庚戌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作亂者例書盜蔡昭侯名申令棄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蓋文侯也昭侯乃文侯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左氏傳蔡昭侯將如吳

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逐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　公羊傳弒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弒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　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

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微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委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二公孫蓋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蘇轍以謂求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

求弒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蔡公孫名辰三命大夫陳氏曰書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則辰預聞乎弒矣

葬秦惠公子悼公立

宋人執小邾子中國無伯故擅執國君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姓霍皆名也三命大夫杜氏曰弒君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伯中夏以其能拒楚也故諸侯服從令而執戎蠻子以歸于楚則是以楚為京師矣春秋至此傷之甚懼之甚也　左氏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蒼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

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　公羊傳赤者何戎蠻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　胡氏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鞅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師其曰晉人云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微國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西郛魯國都西偏之郛郭也畏晉故修城以備之

六月辛丑亳社災杜氏曰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公羊傳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

蓋掩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戌滕子結卒頃公名結子虞母立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蔡亂是以緩葬 葬滕頃公不書日缺文也

辛亥 五年春城毗毗魯邑名杜氏曰城毗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趙氏曰討其執小邾子也邾莒小邾之屬皆附齊小國故齊為其討也 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傳范氏之故也遂圍中年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名杵臼子荼立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

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荼立而葬也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壬子

六年春城邾瑕杜氏曰備晉也邾瑕魯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濟寧路濟州乃古任城縣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

吳伐陳左氏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陳乞將弒荼立陽生故先逐國高也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

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盡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魯畏晉故結吳為援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名軫亦名壬子章立是為惠王

左氏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

歲也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兹在兹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

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立少以啓亂也

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氏乞名齊三命大夫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甯喜弒其君剽則喜為衛侯弒也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乞為陽生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罪陽生於是齊政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為戮矣由是觀之荼

雖死于朱毛之手而實陳乞主之也故書陳乞弑與趙盾鄭歸生之義同　左氏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

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　公羊傳弑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篡也此其為篡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

之爾自是往弑舍　穀梁傳陽生入而弑其君以陳乞
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
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
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
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　胡氏傳陽生
曷為不稱公子非先君之子也為人子者無以有已則
以父母之心為心者景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
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
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繫之齊春秋端本之書也正
其本則事理陽生之不子也其誰使之然也不有廢長
立少以啓亂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
陽生繫之齊著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弑荼者陽生與朱
毛也曷為書陳乞初景公謂陳乞吾欲立荼如何對曰
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
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

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名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有備不得已逡巡北面再拜而君之爾故里克申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歟訣終被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謀滅之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氏巢名三命大夫

癸丑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氏瑗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氏曼多名三命大夫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鄫 鄫國為莒所滅後屬莒地 左氏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趙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太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

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

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　公羊傳入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　胡氏傳春秋隱君之

惡故滅國書取婉以成章而不失其實也恃彊淩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掠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是克東陽齊人為是取吾二邑辱國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隆而德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則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後可以操賞罰之權不明乎此以操賞罰之權而能濟者鮮矣

宋人圍曹 宋人將畢師少

冬

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三命大夫 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

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邘

甲寅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入當作滅文誤也　左氏傳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　胡氏傳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國者安

聽辨言以亂舊政自此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為邾討也

左氏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

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　胡氏傳吳爲邾故興師伐魯兵加國都而盟于城下經書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來戰于郎直書不諱盟于城下何諱之深也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亦云急矣欲盟城下則曰有以國斃不能從也晉師從齊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國佐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遂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棄國者其能國乎使有華

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郚及與吳盟者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為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彊偷生惜死至於侵削陵遲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程子曰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彼以非義而受則書取濟西田與此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説之也闡魯地近讙在今東昌路丘縣 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迎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所以賂齊也曷為賂齊為以邾婁子益來也 穀梁傳惡內也

歸邾子益于邾

畏齊吳故歸也 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無事例書時書首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僖公名過子維立是為閔公齊人歸讙及闡程子曰歸田不云我既歸邾予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乙卯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葬速簡失禮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悉虜而俘例書取雍丘宋地杜氏曰屬陳留在今汴梁路封丘縣　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　公羊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　穀梁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夏楚伐陳左氏傳楚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也冬十月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丙辰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左氏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名陽生子壬立是為簡公胡氏傳案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之例也聖人於此其所以誅亂賊而其存天理之意微矣魯人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及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悔懼歸益于邾是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歸讙及闡又辭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禮義之所在與治同道也吳人欲遂前言而背違正禮亂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大變常理之所無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待貶絕

而自見也君而見弒豈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若夫悼公變而克正則無不善之積矣故以卒書而滅其見弒如鄭伯髡頑之例蓋聖人之所以誅亂賊而存天理之意微矣

夏宋人伐鄭 宋連年伐鄭而鄭不報復曲在宋矣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五月公至自伐齊 二月伐齊今始至直書義自見矣

葬齊悼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齊納之也

薛伯夷卒 不書日史缺文

秋葬薛惠公 惠公名夷薛國微甚事見於春秋者五君而已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將尊師少例稱國胡氏以號舉之說非也 左氏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

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胡氏傳春秋惡首亂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諸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救江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楚滅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横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具書吳救陳之意

乎

丁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報復之師也　左氏傳齊為鄎故國書高無平

師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才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子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

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鋭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會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讙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

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夫

夏陳轅頗出奔鄭轅氏頗名三命大夫　左氏傳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

五月公會吳伐齊吳主兵為魯報復　左氏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

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即艾也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魯會伐至嬴而吳於艾陵戰魯不預也　左氏傳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

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
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
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
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
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
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
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
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
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馬寘書於其上曰天若不
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馬王
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
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馬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
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
馬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
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

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隱公名虞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未詳其子

衛世叔齊出奔宋世叔氏齊名三命大夫

左氏傳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慭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為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

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戊午十有二年春用田賦益兵也用者不宜用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民所出兵車是也

周禮之法助而不稅寓兵於農田不及井則不出粟田不及甸則不出兵宣公初稅畝則稅不及井之餘畝矣成公作丘甲則令不及甸之餘丘出甲矣今又以餘井計之積而為丘為甸亦令出賦則是有田皆出賦也故曰用田賦觀左氏所紀夫子之言可知也甸賦之法詳見作丘甲矣朱子曰古者以甸計賦出兵故謂兵為賦諸傳賦取財物及分別田財之說皆非也　左氏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猒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公羊傳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賦非正也　穀梁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始用田賦也　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什一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畆後世遂以為常而不復矣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里廛也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漆林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

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諱娶同姓故不稱氏而曰孟子昭公為季氏所棄逐故孟子亦不得稱夫人小君而亦不書葬政由季氏可知矣朱子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吳同姬姓謂之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 左氏傳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經而拜 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 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娶同姓也 胡氏傳孟子吳女昭公之夫人其曰孟子云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而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綴之

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彊吳以去三家之權忍取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公會吳于橐皐

杜氏曰橐皐吳地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遒在今臨濠府橐皐今訛為柘皐屬廬州路無為州巢縣　左氏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氏

曰鄖吳地即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有發繇口在今揚州路泰州海陵縣為會同從吳也

左氏傳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産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

有二月螽蟲為災也　左氏傳季孫問於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
過也　公羊傳螺何以書記異也何異耳不時也
己未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宋連年伐鄭無厭至此鄭
乃報復而悉俘之也嵒宋地近於鄭　左氏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
宋師于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為虛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　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
而易取宋病矣夏許男成卒元公名成子結立不書月日缺文也公會晉侯及吳
子于黃池此會兩伯之辭也晉伯衰吳益張大晉雖不能伯而春秋猶先書之以伯晉者憂天下之切
也黃池衛地今汴梁路封丘縣有黃亭　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

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

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麄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　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為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子卑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胡氏傳黃池衛地其言及者會兩伯之詞也

春秋內中國而外吳人吳人主會其先晉紀常也春秋四裔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正名也以會兩伯之詞而言及者先吳則拂經而失序列書則泯實而傳疑特書曰及順天地之經著盟會之實又以見吳楚之彊而抑其横也定公以來晉失霸業不主夏盟夫差暴横勢傾上國自稱周室於己為長蓋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伯父也而黄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訓後世治中國御四裔之道也明此義則知漢宣帝待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蕭傅之議非矣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為助劉文靖之策失矣況於以父事之如石晉者將欲保國而免其侵暴可乎或曰苟不為此至於亡國則如之何曰存亡者天也得失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則事有在我者矣必若逆理違義而得天下豈能一朝居乎故春秋撥亂反正之書不可以廢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春秋之中晉楚爭鄭春秋之末吳楚爭陳

於越入吳 孫氏曰吳

子方會乘其無備也 左氏傳越子伐吳為二隊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 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 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彊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既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

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秋公至自會過時方至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為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葬許元公不書月日缺文也九月螽蟲為災也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東方天之寅卯辰分此星變也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盜殺陳夏區夫夏氏區夫名三命大夫盜作亂者也不稱大夫失職也十有二月螽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為災甚矣

庚中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西狩魯狩于西郊也麟仁獸也聖人在上則出今麟出而見獲象聖人不得位也夫子作春秋之意蓋亦有素因麟出見獲遂成其書故復以此終爾朱子曰麟麕身牛

尾馬蹄一角而角端有肉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性仁
厚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又曰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
遲汎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
祥麟一已踣反袂空漣洏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
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
爾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
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
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
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
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
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即其所
以修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周齊晉宋諸國
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
治忽得失陵僭賊亂之變森然循乎條理而一之無非
法故曰非聖人其誰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
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

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則知聖心之
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聖人之
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春秋之終不外乎此
也 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
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
之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
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為以狩言之
大之也曷為大之為獲麟大之也曷為為獲麟大之麟
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
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
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
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
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
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
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
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

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恒於中國也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簫韶作春秋成而鳳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舜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為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騶虞鵲巢之應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夫子為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感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麟至宜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巖周公欲以身代其兄植璧秉珪而武王疾愈啓金滕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至於勇夫志士精誠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

有之矣況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遺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魯史成經麟出于野亦常理爾詩以正情書以制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垂教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魯史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施諸天下無所求而不得亦無所處而不當何莫學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

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十二